

我与茶

岁月流转里的烟火



(视觉中国)

■黄永治

20世纪90年代初,我刚从大学毕业,改革大潮正涌动于中国大地。那时,“下海”经商成了许多人的新选项。我大学认识的一位朋友,一毕业就直接去做茶生意,做得风生水起。我因而也萌生了念头,与人合伙买了百余斤茶叶,茶款还是找老家亲戚赊的。结果,由于不懂茶,收购的茶叶质量不高;当时交通又不便,也没固定市场,买家难寻。折腾一个月后,百来斤茶只好亏本转手。这次不成功的经商,不仅白费时间,还欠下亲戚一笔茶叶款,拖延一年才还清。此后很长时间,不敢再谈经商的事。

十年后,我已成家。看到在家做茶的兄弟和侄子们制茶收入不错,我又动了心。劳动节放假时,我从邻居那儿买了茶青,借用兄弟

的工具,尝试制茶。从采摘到成品,用去整整两天。关键步骤都由哥哥、侄子操作,我只帮忙摊放茶叶、摇青、生火。他们知道我习惯午休,中午还让我歇一会儿。即便如此,也腰酸背痛,好久没缓过来。可当看到自己参与制作的茶叶,一颗颗墨绿蜷曲,在光下隐隐泛着光泽,透着香气,那份疲惫里,竟也生出了一丝安慰。

后来哥哥和侄子执意要分给我那周“做茶”的报酬,但我心里清楚,这份收入是借了他们的力、承了他们的情才得来的。一位邻居老者曾开玩笑说:“你还是专心做你的事吧。对于做茶,你是个外行。”话虽直白,却是实情。这次体验让我更觉得应做好本职工作,不为一念之动去做力所不及的事。

进入新千年后,安溪茶业发展迅速。有一次,久别重逢的好

友带我去一家茶店,我才真正开了眼界——原来茶是可以这样品的。专门的茶艺师有条不紊地演绎泡茶流程,人美、茶香、情浓,融为一体,成为一种宁静的享受。好友对各种茶如数家珍,同行的茶厂朋友更详细说起好茶的制作细节:辨叶、定级、品评……我听得如小学生般专注。那时我才意识到,安溪已有一批人在用心打造自己的品牌。人们生活好了,有空约上三两好友,品一壶好茶,闲话生活,这渐渐成为安溪人日常里一道温馨的休闲风景。

近些年,电商蓬勃发展。有一天,我随朋友参观安溪一家著名的电商茶企。走进展厅,便有专人引导至茶室,茶艺师循法而作,温器、纳茶、悬壶高冲,式式精准。顷刻间茶香氤氲,一盞色、香、味、韵俱足的茶汤悄然成就。

随讲解员深入参观,公司历史与未来蓝图、各地分支及名号的由来徐徐展开。展区里品种琳琅满目:“透天香”黄金桂、“茶中状元”大红袍、西湖龙井、福鼎白茶、安化黑茶、祁门红茶,还有各类窰制花茶……信步其间,如同穿越中国茶文化的经纬,品鉴着各地风土的馈赠:闽北岩茶的醇厚、江南绿茶的清雅、滇红的热烈、白茶的素净。“百茶”在这安溪一隅和谐交响,令人感慨。展厅里现代化物流系统、实时电商数据墙、严谨质检流程,无声诉说着产业升级;而“百茶”汇聚的格局,不仅是经营广度,更是海纳百川的茶文化胸襟。

在关于茶的点滴往事里,氤氲着数十年的岁月流转。这生生不息的烟火,是茶香,更是人间温情。在我熟悉的这片故土,成长的年轮里,既铭刻着制茶人的酸甜苦辣,交融着茶汤里的百味干滋,也映照着我如我一般普通人的选择与足迹。

刺桐古厝
尾牙味长

■陈祖灏

“巷暖薪香辞腊岁,刺桐城角庆尾牙”。腊月的泉州,海风裹着古早味漫过骑楼、绕进古厝。尾牙至,这座闽南古港便被独有的俗韵浸润——三牲敬神、五味宴客、邻里相酬,一席尾牙,藏着泉州人刻进骨血的敬祖情、团圆意,是别处难寻的闽南滋味。

泉州的尾牙,先敬天祖,再叙人情,这是刻在老泉州人骨子里的规矩。古厝天井的供桌上,必摆三牲福礼,肥膘肉、鲜海鱼、整鸡摆得齐整,配着五果六斋、红柑柿饼,红烛高燃,清香三炷,长辈用软糯的闽南话念着祈福语,敬土地、祀先人,愿岁岁平安、家宅康宁。

老泉州的尾牙筹备,藏着闽南人的精致与郑重。阿妈提前数日便忙开,揉糯米做芋圆甜汤,炸酥香的醋肉、菜粿,焖一锅软糯的姜母鸭,就连海蛎煎的海蛎,也要挑本地浅海的,颗颗饱满,煎出来才带着独有的鲜甜,每一味都是闽南的古早味。

泉州尾牙宴,无海鲜不欢,无古早味不浓,这是与别处最不同的烟火。桌上必有姜母鸭、海蛎煎、土笋冻,再配上线面、封肉、炸五香,酒是本地的米酒或地瓜烧,汤是四物番鸭汤,碗筷相碰间,闽南话的“恭喜发财”“岁岁平安”绕着厝内,热闹又温情。

旧时西街、涂门街的商号,老板会摆下“尾牙桌”,不仅犒劳伙计一年辛劳,还会给学徒、帮工分“尾牙红包”,席间必上一盘鱼丸汤,寓意“团团圆圆、年年有余”,若来年不续聘,便会摆上鸡头,这古早规矩,藏着闽南商人间的情与礼。

孩童的尾牙记忆,是泉州古早味的初印象。守在灶台边,等阿妈炸醋肉时偷捏一块,跟着长辈学拈香,看金纸化作余烬,追着巷里的鞭炮声跑,鼻尖萦绕着香烛与灶火的味道,手里攥着长辈给的柑橘,这便是刻在泉州孩子骨子里的岁末甜。

我生在泉州古厝,长在刺桐巷,尾牙的味道,是童年最暖的念想。那时阿妈守着灶台忙前忙后,阿公在天井摆供祈福,兄弟姐妹围着桌子等开宴,一碗芋圆甜汤,一块酥香醋肉,便是世间最好的滋味。这份暖,伴着刺桐风,刻进了心底。

后来走南闯北,他乡的岁末也有宴席,却再无泉州尾牙的古早味。没有三牲敬神的郑重,没有姜母鸭的醇厚,没有闽南话的乡音,纵有满桌珍馐,也抵不过记忆里那桌家常尾牙宴,抵不过刺桐巷里的烟火与温情。

如今的泉州,古厝依旧,俗韵未改。年轻一辈学着长辈的模样摆供、做宴,古早味的手艺代代相传,尾牙的热闹,依旧在刺桐巷、在骑楼下、在每一座闽南古厝里延续。海风依旧,烟火依旧,故乡的味,从未变淡。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

山杜英

■刘衍

深冬的阳光温煦地洒在洛北山区峡谷间,这方藏于闽南山间的峡谷,尚是片未染尘嚣的隐境,瀑流漱石,奇崛峥嵘,仿佛每道痕迹都藏着天地初启时的密语。而就在这片苍古之中,一株山杜英,悄然将我引渡至一段被时光浸润的记忆。

那时我到乡村去调研完后,就循崖畔小径徐行,转过向阳的缓坡,那株山杜英便毫无征兆地撞入眼帘。它借山势而生,枝叶纷披如盖,在冬色寥落的山野间,独自撑起一方郁葱。我不由得驻足,凝眸之间,心底竟漫起隔世般的亲近——这感觉,似是故人来。

山杜英,这名字本就带着草木的清芬。它属杜英科,是常绿的山中乔木,叶片革质,椭圆如裁,细密的锯齿缘泛着细微的翠光,恍若一枚枚沉静的碧玉。花极小,白或淡黄,谦逊地隐于叶腋;果倒颇具风骨,椭圆浆果由青转紫黑,终于枝头缀成点点星子,如黑曜石般倔强而温润。

眼前的这株,与寻常松柏的凌

霄之势迥然不同。它枝干虬曲,根系如铁爪般深入石罅,与岩体共生,任风雨剥蚀,依旧岿然。这份扎根贫瘠而自成气象的坚韧,让我在仰望的瞬间,心头一热。其实,这已不是我第一次与山杜英相遇。

记忆闪回到大学时代,在我们老校区的图书馆后侧,也立着几株这般模样的山杜英。那时的我,正被毕业论文与求职压力双重围困,整日泡在图书馆里,内心充满焦虑。某个初夏午后,我走出馆舍透气,不经意间发现了它们。它们安静地站在斑驳的红砖墙边,叶片在光影中闪烁,像无数双温柔的眼睛。树下有筒易石凳,从此那里成了我最秘密的避难所。我曾在树下背诵专业词汇,在树荫里发呆空想,看果实由青转紫。那些山杜英就这样陪我度过了人生最迷茫也最充实的一段时光,它们的静默与坚韧悄然感染着我,让我在求职屡屡受挫时仍能重新站起。

指尖轻触山杜英粗糙的树皮,沧桑的质感如一部无字书。我见过

园林中被精心侍弄的同族,尊贵而疏离;而眼前这一株,生于荒岩,长于瘠土,却自有一股凌越于境遇之上的丰盈。它让我想到那些在生活中躬身前行的普通人——出身寻常,负轭而行,却凭一身韧性,在各自的生命里站成风景。

山杜英的叶片四季常青,即使寒冬也依然绿意盎然。这种品格让我想起古代文人墨客,在艰难环境中坚守信念,用笔墨书写人生篇章。它就像一位山林隐士,不与世俗争名利,只在自己的世界里绽放光彩。而在我记忆深处,母校那几株山杜英更像沉默的校友,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学子的青春与彷徨。

此刻,我坐在这株树下,听风吹过林梢,带来若有还无的清芬。闭目凝神,仿佛与它同呼吸、共吐纳。母校那几株树的影子,竟与眼前的绿盖重叠起来,虽隔山海,却共享着同一种精神脉动——提醒我无论走多远,都不要忘记来时的路,不要丢失那份在岩缝间生根的勇气。它们是我心中不灭的青灯,照亮前路,也照见初心。